

挑战千万条,安全第一

救援人眼中的极限、风险与救援

新华社 丁文娴 李丽 牛梦彤 卢星吉 阮周围

张家界女翼装飞行员失事的消息,王旭东一直在关注。固然因为各种新闻APP的推送,更是他身为绿舟救援队成员的本能。

“非常遗憾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,翼装飞行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。”手机那头他的声音,带着职业的冷静和客观。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意义。”

两年前亲身经历过泰国少年足球队的“世纪救援”,王旭东很明白,险情往往来得猝不及防,有时需要总结原因,有时就是没有原因。身为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救援者,他依然强烈地赞美探险精神,只是强调一定要准备充分,将救援前置。



极限不是问题 超出才是

12日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纪录片时,两名翼装飞行员中的一名女性在飞行路线偏离后失联。多支救援队持续搜救后,18日接到当地村民报告,在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发现一具遗体,后确认为失联者。

根据相关部门通报,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,距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垂直落差约1600米。经后期确认,她的降落伞包未打开。

未能开伞的原因尚不清楚。从救援的角度,王旭东表示,这次事发后6天就找到失踪者,搜救时间已短到他有点出乎意料。

“因为山岳搜救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就是对失踪者的定位。在此次事件中,失踪者从高空跳下后失联,需要搜索的范围非常大。”失踪者并未携带通信设备,无法利

用定位系统直接获得准确位置,增加了搜索的范围和难度,等于“盲搜”。

而山区地形复杂、植被茂密,独有的小气候又容易形成雾气、降水等,影响飞机飞行和能见度,因此无论是飞行器在空中排查,还是地面人工搜索,都受到极大限制。

事故令人唏嘘,舆论也再次聚焦这项极限运动。

尽管有很多次救援的对象就是类似的户外运动爱好者,但王旭东和他的绿舟同伴一致认为,极限运动带有很强的挑战性、观赏性甚至高科技性,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、超越自我的勇气。“风险是客观存在的,能做的就是准备充分、量力而行、懂得放弃。”

救援不是大片 拒绝心跳

翼装飞行惊险刺激,但救援要稳,拒绝心跳。

两年前,一支泰国少年足球队在清莱府一处洞穴探险时,因暴雨积水被困,在全球近千名救援高手的努力下,18天后平安脱险。王旭东所在的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当时派出5人赴泰。

那次救援,是“百年一遇”的极端情况。洞穴狭窄曲折,不见天日,多处洞道被水淹没,救援难度极大,因此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洞潜专家。绿舟救援队曾试图在洞穴上方的山上寻找支洞,把水平搜索变成垂直搜索,以解决洞内潜水困难。但更多时候,是在收集信息、研究图纸和无穷无尽地等待。

尽管最终的救援方案还是选择了洞潜,不过有天晨会时,在例行的泰国国歌后突然奏响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那一刻,“还是有点小骄傲的。”队长王林说。

“世纪救援”尚且如此,日常救援更不用说。

最常见的救援和这次张家界天门山救援一样——找人。寻找迷路“驴友”,有点

像警察拉网排查,得把可能的路线一一用脚量过。绿舟队员王波已经记不清,有多少对救援充满幻想的青年满腔热血地跑来当志愿者,然后被“走啊走”浇个透心凉,最后再悄无声息地离去。

即使遇到真正危险的场景,热血上头的“大片式”救援也不是正确姿势。救援虽然涉险,但不能冒险。“别看大片,这和现实没什么关系。”王旭东说,“我们定的方案一般是非常保守的,但安全。”

救援不是目的 无险才是

在王波眼里,救人只是一个动作,而救援是个体系,包括能力建设和风险评估。“没有经过培训的救人动作,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。”

汶川地震十年后,国务院设立了应急管理部;属地救援机制逐步建立;消防扩大了职能范围,开始被叫作“综合性消防救援”。在王波眼里,“这都是我们国家迈向救援新高度的标志”。

但民间救援仍在发挥力量,与消防救援互为补充。此次参与搜救翼装女飞行员的也有诸如蓝天救援等多支民间救援队。

回到这次翼装飞行事故,王波代表大家“澄清”：“有安全意识不代表因噎废食。如果没有探险精神,就没有我们这帮人。”

但另一方面,绿舟救援队建议户外爱好者,要有充分预案和准备,尽量团体行动,不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。毕竟,命只有一条,安全永远第一条。

“没事靠边站,有事你要上”: 基层专业人才“边缘化生存”

《半月谈》董建国 林超 刘良恒 梁晓飞

新冠肺炎疫情如镜子,照出了一些地方干部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短板,也照出干部队伍专业化的发力方向,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成为各方共识。连日来,记者深入东中西部省份对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进行了调研。

“没事靠边站,有事你要上”

记者调研中发现,虽然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承担着大量的专业事务,但他们很容易被忽视、被边缘化。

“口号喊得震天响,说重视我们的工作,但既不给钱,也不给人。”一个贫困县的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表示,全县基层三农服务岗位有141个编制,只招了105人,还有36个空编。“领导说这些编制要留给以后的关键岗位灵活使用。三农服务难道不是关键岗位吗?”

这种情况不是个例。在沿海省份某县采访时,该县水技站站站长说,单位编制不断压缩,如今只剩下“光杆司令”。

基层专业性技术干部虽然平时不受重视,但有事情都要冲在前面,担负责任较大。

东部某乡一位农技站站站长是农技推广好手,也是省级科技特派员,但近年来工作起来愈发感觉“难为无米之炊”。他说,近年来种植水稻效益低,农民种植新品种的意愿强烈,但农技站几乎无法推广试种新品种,“因为原来的试验田已经被取消了,经费也减少了”。“我们像战士上了战场,但不给枪。”这位农技干部说,现在要推广新

品种新技术,他只能找农民苦口婆心地劝,要是种失败了还得个人掏腰包。

记者还发现,忙于写材料更让一些基层专业干部分身乏力。一位三农服务中心主任说:“农技员每年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写各种材料,哪有时间到地头工作?”

“牛看门、狗犁地”, 背锅责任大

“基层技术性岗位待遇低,青年人才不愿意来,来了没几年也要走。”一位海岛农技站站站长已经干了26年,正为找不到接任的干部而苦恼。“站里人员断档严重,要么是刚工作的生瓜蛋,要么就是我这样工作了二三十年的。”

调研发现,基层专业干部人数捉襟见肘,还常常被拉走干杂活,专业岗位上常常出现“牛看门、狗犁地”的现象。

记者在东部某省份基层采访时,常常听到类似的吐槽:“农技站就剩2人,还都去做其他工作了”“现在负责水技站的,专业是搞村建的”“原来专业搞水技的,被调到财务部门做出纳了”……

一些基层专业干部被频频“挪作他用”,导致旧业务丢掉了,新业务不熟悉。在东部沿海某市,一位在水利系统浸淫22年的水利干部突然被调到海洋渔业局工作。这位干部说,虽然都和水有关,但工作内容差别较大。刚上任不久,他就接手了“整改违规养殖导致海洋环境污染”的工作,缺少经验的他只好“以文件贯彻文件”,最后被警告处分。

有的地方,专业干部因事设立,又因事而废,成了背锅干部。早在2008年左右,北方某产煤大省建立“专家治煤”的机制防范安全事故,一批煤矿技术干部被选拔为煤炭主产市县的市长助理、县长助理。这批“助理”甚至在职务调整后,安全责任还要继续背着。去年,该省一产煤县发生煤矿事故,6名相关负责人被问责,其中一人虽已在一年前被调到其他部门任职,但仍背着安全责任,因而被给予政务警告处分。

专业干部不专业, 基层干事成本高

记者采访发现,当前在一些专业性比



农业科技特派员观察小麦长势

较强的部门,受各种因素影响,专业干部短缺,由此而产生外行指挥内行、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,基层干部群众叫苦不迭。

“最怕非专业出身的领导干部不懂装懂,处处揽权,让真正的专业人员左支右绌。”一名基层干部说。

东部某市一位组织系统的干部认为,跨专业、跨领域任用干部,在基层并不少见,但应该慎之又慎。在有些地方,专业岗位成为个别领导安插“自己人”的自留地。此外,“半路出家”的干部“掌舵”专业部门,应当在专业技能方面补短板,否则很容易对工作起到反作用。

受访基层干部和党建专家提出,基层专业干部选配要以“人”配“位”、以“才”配“岗”。根据不同类型岗位职责任务,对专业干部分层选配、精准使用,形成搭配合理、优势互补的专业结构。

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洪涛提出,社会生活日新月异,社会治理新考验层出不穷,都对解决难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。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门,组织上可以考虑尽量由拥有专业背景和经历的干部来担任负责人。如果做不到完全匹配,也要尽量往这方面靠,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试错成本。